



青年英雄故事丛书

安业民

朱良仪

上海人民出版社

青年英雄故事丛书

安业民

朱良仪

董辰生 插图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 字数 13,000

1976年9月第1版 1976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R10171·639 定价: 0.28元

目 次

打“狗熊蛋”去	1
给解放军送信	9
捏紧红缨枪	15
做一个有骨气的人	22
我要跟你种庄稼	28
组织起来好	36
义务记帐员	46
愿望实现了	51
第一页日记	57
又一个有闯劲的	64
难忘的第一课	70

单独执行任务的时候	77
在海岸边上站岗	81
交锋	87
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94
血债要用血来偿	100
命令来了	107
严惩蒋贼军	115
四十分钟	121
海岸炮兵之歌	129
我还是当瞄准手	136
把一切献给党	143
他永远活着	149

打“狗熊蛋”去

在辽宁省开原县西面，离城三十里，有个小小的村庄，叫做业民村。它座落在辽阔的平原上，向南眺望，远处有座象牙山，山峦起伏，果树茂盛，一眼望去郁郁葱葱；村北有条清河，河水清莹澄澈，从新建的雄伟高耸的清河水库奔腾直泻，淙淙地流淌，灌溉着肥沃的土地；四周一片宽广的田野，春来秋到，绿油油的庄稼田里，飘动着一面面红旗，拖拉机“突突”叫，社员生产闹得欢。这个在青山绿水环抱中的村庄，就是安业民的家乡。进村一幢幢新房，有加工厂、饲养场，还有新开办的政治夜校和图书室。安业民家在村西，两间新苫的朴素、整洁的草房，满窗玻璃，亮亮堂堂。村口有棵青松，是当年从安业民战斗过的海防前线移植过来的，已经长得高大挺拔，苍劲有力。附近的红小兵们经常来到青松底下，摘下鲜红的红领巾挂上树梢，怀念英雄，学习英雄，让英雄的形象在心头扎根，把革命的传统发扬光大……。

业民村是以英雄安业民的名字命名的，从前叫做四寨子村。四寨子村在旧社会和我国广大农村一样，贫困、落后。象牙山是恶狼窝，清河水泛滥咆哮象猛兽，地主、恶霸、蒋贼军比恶狼猛兽更加凶暴狠毒。全村七十多户庄稼人，一年四季都是破麻袋缠裹身子，有一餐没一顿地挨着苦日子。一九四六年解放战争的头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武装，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进攻，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步步败退。炮声隆隆，解放大军逼近了四寨子村。敌人妄想垂死挣扎，纠集地主、恶霸、土匪凑成一个“老包队”，开进四寨子村。他们到处抢劫，挨家敲诈，横冲直撞，无恶不作。

一天，这伙“老包队”气势汹汹地冲进安业民家。领队是个狗排长，一双老鼠眼滴溜溜乱转。安业民家的草房歪歪斜斜，泥墙快倒塌了，靠两根木头支撑着，纸窗破碎，冷风嘟嘟地往里灌。屋里除了一口破锅，几只破罐，实在没有东西可抢，狗排长眼珠子停在支撑房子的两根木头上。他猴子嘴巴一撇，抬起手臂一声吆喝：“来呀！把木头扛走！”狗强盗一窝蜂拥上去就动手搬木头。

在一旁的安业民爸爸冲上去，张手拦阻：“老总，

木头不能动，木头一撤，房子就塌了……”狗排长抢上一步，奸笑着说：“木头是修炮楼用的，防御八路军进攻，你敢反对？”安爸爸哪里肯松手，护住木头，不让扛走。狗排长发怒了，解下腰间的宽皮带，“拍拍”地朝安爸爸抽打下来。霎时，安爸爸头上透出一条紫一条青的伤痕，他气得浑身打颤，索性紧紧抱住木头不放。

就在这个时候，八岁的安业民采野菜回来了，他一见这情形，一声叫喊：“不准打人！”随着声音一件黑乎乎的家伙，朝着狗排长的脑袋飞去。狗排长要躲已来不及，“哗啦啦”野菜泥巴撒了满头满身，原来是一筐子野菜。狗排长抬头一看，一个孩子站在面前，挺起胸脯，捏紧小拳头，眼睛睁得圆鼓鼓，粗粗的眉毛气得都竖了起来。狗排长没想到一个小孩也敢出来顶撞，他鼻子一歛，嘴巴抽动着：“小东西不想活了！”安业民气愤地说：“抢木头，还打我爸爸，你们讲不讲理？”狗排长恼羞成怒，恶狠狠地举起皮带直朝安业民挥过来。安爸爸一见急了，孩子要是挨着一下，半条命不就送啦，他再顾不得木头了，急忙上前把安业民抱在怀里。狗排长趁机挥舞着皮带，发疯地吼叫：“扛走！扛走！”“轰隆”一声，木头抽出来了，墙倒坍了，一伙“老包队”象蚂蚁抬蚯蚓似地拥着木

头走了。

安业民在爸爸怀里挣扎着，他的肺都快气炸了，口里连连地喊：“不讲理！不讲理！”爸爸劝他说：“孩子，忍着点吧，枪杆子在他们手里，穷人哪去说理呀。”“老包队”去远了，安业民还是紧紧地握着小拳头，狠狠地说：“狗熊蛋，我要有枪，一定毙了你们！”

当天，安业民气呼呼地跑到小伙伴鹿子家里，一进门就没头没脑地说：“鹿子，你有枪吗？”鹿子一愣，问道：“枪？你要枪干什么？”安业民回答得很干脆：“打狗熊蛋去！这两天你没见，老张家没去修炮楼，被‘老包队’揍得半死。周二叔顶了他们一句，被他们一枪托把腰给打折了……”鹿子插话说：“嗯，今天又抢了你们家的木头，昨天还抓了我家老母鸡呐……”两人都不吭气了，坐到门槛上，抱着头想起来：到哪里去搞枪呢？

“走！咱们自己造！”安业民跳起来，拉着鹿子来到自己家里，马上动手，削木板，包铁皮，不大会儿做成了两把木手枪。他们刮了一点锅底灰，往上一涂抹，漆黑漆黑的，往腰带上一插，嘿，还真神气呐！

从此，安业民就跟在“老包队”身后，握着他的木手枪，比划着，嘴里喊着：“砰！砰！”可是，“老包队”连一根毫毛也不少，照样见东西就抢，见老百姓就打。

安爸爸又说了：“不行呀，斗不过他们！”安业民看看自己的木头枪，也确实有点儿生气了，“拍”地一折两段，把它扔出老远老远，闷着一肚子气，默默地跑回家来。他忽地倒在炕上，忽地又蹦起来，在屋里打转，心里很不服气，难道就这样算了？就让“狗熊蛋”一辈子骑在我们的头上？

第二天，安业民上山采野菜，拾到蒋贼军遗落在地上的一粒子弹，高兴极了，他顾不得采野菜，把子弹捏在手里，一股劲又跑到鹿子家，进门就冲着鹿子喊：“我们来做支大手枪，给‘狗熊蛋’点厉害尝尝！”鹿子接过子弹，在手里拨弄了半歇，才问：“那枪怎么做？”安业民拿了块石子在地上一边划一边讲，乐得鹿子嘴都合不拢。两人叨咕了半天，就动手做起来。这支土造手枪果真有点名堂，枪管是用两个子弹壳套起来做成的，一头可以装枪药，一头装上红头火柴头，只要一扣扳机，打着火柴头，就会点燃枪药，引起爆炸，响声跟真枪差不多。安业民从拾来的子弹里倒出炸药，分成一小包一小包，当做枪药。心想：这次一定得好好整整那帮“狗熊蛋”了。

一转眼，麦子快收割了，沉甸甸的麦穗，已经透出黄色，粒粒饱满的麦粒，正在收浆结实；农民们都眼巴巴地等待着收割。一天，天刚朦朦亮，忽然开来

了一队“老包队”，拔出刺刀，象一群野猪似的闯进麦田，连打带割，霎时把麦穗糟蹋了一大片。村里的男女老少举着锄头镰刀从四面八方赶来。周二叔领头，站到狗排长跟前，把锄头使劲在地上一顿，厉声斥问：“麦子没有熟你们就动手抢啦！”狗排长猴嘴噘得尖尖的，肚里打着坏主意，他身子一扭，猛地拔出手枪，对着周二叔吓唬道：“你想造反？八路军快来了，现在不割，你们想留给共产党吃吗？今天算是支援‘国军’啦！”周二叔斩钉截铁地说：“不行！这点麦子是咱们穷人一年的口粮，是命根子！”狗排长一听，绿豆眼珠一转：“穷人？穷人都是八路，我们正要找你们！你们想翻身？就把你弄到房顶上去，叫你往下翻！”说着一伙龇牙咧嘴的“老包队”拥上来要动手。周二叔一声喊，“唰”地举起了锄头，贫下中农举起锄头镰刀冲上来了……

安业民也跟着大伙来了，这时拉拉鹿子的衣角：“鹿子！干！毙他两个！”两人爬上了附近一株柳树。安业民从腰间拔出手枪，塞上一团枪药，使劲按了按，又塞上一团枪药。他倚在树枝上，闭上左眼，右眼贴上枪把，朝着狗排长瞄了又瞄。鹿子胆怯地问：“真打呀？”安业民坚决地回答：“打！”他使劲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声音真响啊！由于炸药塞得太多，

连枪管也炸了。这一枪，象是晴天霹雳，把“老包队”给吓蒙了。安业民趁机叫喊：“八路军来了！八路军来了！”“老包队”魂儿吓出窍，顿时乱了营，象是被捣了窝的麻雀，乱碰乱窜，遍地丢下他们的步枪、刺刀和抢来的麦穗。这一下可把安业民乐坏了，他抱着鹿子又是跳又是唱：“‘狗熊蛋’都是脓包蛋！‘狗熊蛋’都是脓包蛋……”

白天赶走了“老包队”，晚上村里真的来了八路军。

天刚擦黑，安业民全家都睡了。忽听有人敲门，门外传来周二叔的声音：“大哥！来贵客啦！”安爸爸一边起身一边问：“谁呀？”

“咱穷人的救星来啦！”安爸爸再没二话，一骨碌爬起来，拔脚就走。安业民一个鲤鱼打挺，翻身跟着出去，来到周二叔家。屋里已经坐满了人，桌上放着一盏油灯，灯光下坐着一位解放军，红领章，红帽徽闪闪发光，大人们都围着灯火听解放军讲话。解放军说话既和蔼又贴心：“同志们，毛主席是我们穷人的引路人，毛主席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穷人的天下就是靠党的领导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我们大部队很快就要到了，我是来打前站的，要求大家团结起来，配合解放军，拿起武器和敌人斗争，胜利一定是

我们的！”明亮的灯光，映照着一张张笑脸。解放军的话象火种，点燃了人们心里的革命烈火。安业民早忘了自己是悄悄跟来的，推开叔叔阿姨冲上前去，抱住解放军，一对晶亮的眼睛望着他帽上的红星，纯真地要求着：“叔叔，给我一支枪吧！”解放军拉着安业民的手，抚摸着安业民的头，亲切地问：“你要枪？”

“对！”安业民扬起头来雄赳赳地回答：“我要枪，打‘狗熊蛋’去！”

给解放军送信

一九四七年冬天，四寨子村解放了，“老包队”缩进开原城里再不敢露面。村里放鞭炮，扬红旗，墙头上贴满了红红绿绿“打倒地主恶霸”、“实行土地改革”的标语。大人们在贫农会里进进出出，满村的人都忙忙碌碌，喜气洋洋。解放军好比亲人回到了家，有的帮老乡砌泥墙，苫草房；有的割草积肥和群众一起忙生产。王指导员笑嘻嘻地来到安业民家，他就是那天晚上进村的解放军。王指导员进门就喊：“业民在家吗？”安业民见王指导员来了，连蹦带跳地跑出来欢迎。王指导员把手藏到背后说：“今天我要送一件礼物给你。”

“什么礼物？”安业民绕到王指导员身后，王指导员故意躲开了，他指着安业民的脑袋：“你猜猜，是你最喜欢的。”安业民蹙着浓眉猜不着。

“给！”王指导员从身后抽出一杆红缨枪，送到安业民面前。磨得亮光光的枪棱，衬着红彤彤的枪穗

子，安业民握在手里看看摸摸，打心眼里喜爱。可是他突然看到斜挎在王指导员身上的盒子枪，心里又活动开了：“这才是打‘狗熊蛋’的真枪呐，我要有杆盒子枪那该多棒！”

王指导员一眼看透了安业民的心思，找了一截木墩子坐下来，把安业民拉到身边开导说：“小鬼，你看不起这杆红缨枪呀，它可有一段光荣的历史呐。当年毛主席上井冈山发动工农闹革命，不少人就是拿着它打土豪建立工农政权的。”王指导员继续说，“咱们闹革命，不是靠武器的好坏。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爬雪山，过草地，穿草鞋，吃树皮，战胜了各种困难，打败了前堵后追的敌人，取得了北上抗日的胜利。现在我们解放军又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的飞机大炮。你说说这是什么道理？”安业民摇摇头。王指导员笑咪咪地说：“因为咱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打仗杀敌是为了解放天下受苦人，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遵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咱们就能征服一切困难，消灭一切敌人……”王指导员说着把安业民拉到自己怀里，低下头亲切地问，“懂啦，干革命，打‘狗熊蛋’靠的是这股子革命精神！”安业民低着头脸红了，双手紧紧地抱着红缨枪，深情地望着王指导员说：“我懂了。”

有一天，王指导员拿了一封信来到安业民家，叫安爸爸找一个可靠的孩子，把信送到腰寨子去。腰寨子离敌人占据的开原城很近。他说：“这封信很重要，中午一定得送到。大人送，容易引起敌人注意，最好找个孩子去。”

安爸爸接过信，看看日头已经爬上屋檐了，得赶快找人。可是找谁合适呢？安爸爸捧着信沉思起来。这时安业民正在里屋给小鹿子讲红军长征的故事，王指导员和爸爸讲的话，听得清清楚楚。他一声没吭，跑到爸爸跟前，轻轻地说：“爸爸，我去吧！”他抿紧嘴唇，神情严肃而坚定。安爸爸顾虑业民只有九岁，十来里地去送信，误了事咋办？

“爸爸！”安业民又叫了一声说，“人家红小鬼十几岁就跟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打鬼子哩！我去送信你还不放心？”他象一个战士立正在那里等待命令。安爸爸没说的了，点了点头。鹿子这时站到业民身边，也鼓起勇气上前要求：“大伯，我和业民一块去吧！”鹿子年纪比业民还小一岁，但是安爸爸看他俩十分坚决，也就答应了。安爸爸交代了送信地点，又再三叮嘱：“信一定要按时送到，这关系到解放军打仗的大事，千万不能耽误！”

安业民把信塞进怀里，带上旧的狗皮帽，腰间束

了一根麻绳，把旧棉袄勒得紧紧的，催着鹿子出发了。经过一座大庙，小鹿子放慢脚步，不想走了，向安业民提出：“进去溜一溜，瞅瞅泥菩萨去。”要在平时，安业民准会同意，他多想骑在泥菩萨身上玩个痛快啊。可是今天安业民象个大人似的，对鹿子说：“有任务呐！怎么尽想到玩！”说完挺起胸，头也不回地大步向前，小鹿子只得跑步跟了上去。

经过前面一个村子，离腰寨子村不远了，开原县城里的敌堡象戴着高帽子似的，看得一清二楚。安业民他俩鼻尖渗出汗珠，头上冒着热气，走得热乎乎的。“快，加把劲儿！”安业民摘掉狗皮帽加快了脚步。忽然天空中传来“嗡嗡”的叫声，安业民抬头看去，一只“黑老鸦”正迎面飞来。“不好！敌人飞机！”安业民话音刚落，“黑老鸦”已飞到头顶，连那青面獠牙的国民党记号也看得清清楚楚。飞机在头上来回盘旋。忽然“嘎”地一阵嘶叫，它笔直地俯冲下来。鹿子吓蒙了，撒腿跑起来。安业民猛窜上去，一个箭步，把他推倒，自己扑在他的身上。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一颗炸弹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了，碎石泥块扑腾了他们一身。敌机渐渐飞远了。安业民拉拉鹿子，一齐爬起来。鹿子抢着给安业民拍打泥土，不禁惊叫起来：“业民！你受伤啦！脚脖子上淌血了！”刚才一

块小弹片擦破了安业民脚上的皮肉，安业民这时才感觉到抓心似的痛。他揉了揉，说：“不要紧。”随手扯下身上的一截布条，往脚上一裹，又摸了摸怀里揣着的信，整了整衣服说，“走！完成任务要紧。”小鹿子跟在后面瞧着安业民那只淌血的脚，心疼地问：“业民，你痛么？”安业民没理他。走了几步，小鹿子又问：“业民，淌这么多血，痛得厉害，走慢点吧！”安业民回过头来，焦急地说，“长征路上，红军流血牺牲都不怕，我脚上伤了点皮碍啥事！送信一定不能误点。”

“嗯！”小鹿子不说话了。走着走着，安业民又想到一件事，说：“鹿子，回了家不许你对王指导员说，也不许对我爸爸说。”小鹿子瞪大眼睛莫名其妙：“这是为什么？”安业民指指鹿子的鼻子：“你不想一想，今天是咱们头一次执行任务，出了这个纰漏，以后人家还要不要咱们干？”

“嗨！”小鹿子伸出大拇指，打心里佩服安业民。信提前送到了。安业民和鹿子高高兴兴地回了村。

安业民进了屋，向爸爸说完送信的情况，就溜到里屋，把裤子使劲往下放，让裤管遮没了受伤的脚脖子，然后用绳子把裤管扎起来，生怕别人发现。正扎着，门外传来了王指导员的声音：“业民呐，这小